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田琦紳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一

藝文

歷朝

書

答徐都憲書　　劉穎

承專使惠書見勞苦羈人之意甚厚感媿良多僕到梧州數日由賤軀孱弱不習水土舊疾復作不

能即進一晤顧地方事重衆難塞胸而欲吐者更僕不能竟也餘事可姑待獨其中有不容斯須噤者因使還奉復雖未見顔色而言其失為瞽然亦安敢避是名而重貽他日之悔哉僕到梧州桂林即聞軍前有招撫之議及到此所謂招撫者日益傳於耳相去尚三四驛誠與否俱未可知若誠有之則甚不可也夫猛賊之狡黠童子所知不獨吾儕自作難以來凡以招撫之説而餂我者屢矣亦

曾有一言之效否僕知未的者不論如諸公招撫陳二之時此賊已同定約及陳二之黨散去乃公然相背寇掠如故自此又日加慘則賊之言果足信否今賊勢正强我兵正弱賊固不憚我而凌我也賊無憚我之心又且有凌我之氣而尚仍故態鼓浮言於我曰吾聽撫吾聽撫兵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賊之意安知非所謂謀者乎而執事乃以為實又日遣人與之議凡戰守之具俱置不講

而惟此是事賊蓋以此弄諸君於股上如嬰兒矣而尚不悟竊恐墮其奸中其計西事從此愈壞有不可收拾者況此賊與余鄢同起毒亂兩廣者四年於兹殺官吏破城池姦虜婦女屠戮生靈不可以數計其窮兇極惡為四方盜賊之魁固王法必誅而萬萬無可宥之理就令此賊實心從撫亦不可聽而況其奸計有不可信者乎夫城下之盟春秋恥之紹興主和為世大辱均之敵國也和之不

可用尚如此今蕞爾醜黨蛆蟲不如也顧可降尊

屈已日與之約誓使談者謂與賊和也哉朝廷堂

陛之嚴恐不宜爾執事其審處之勿事敗而始悔

又聞此賊欲安插賓州沿市執事亦將許之誠然

又不可之大者也僕雖未至其地詢之人言則土

著者皆良民也男女以萬計室居隴葬者百有餘

年今忽以之處賊則此曹栖栖纍纍將挈之安歸

池魚有失火之殃林木有亡猿之禍殆謂是矣萬

一市民忿忿不受賊價不聽官諭料丁壯結寨堡挺刃北向爲決死抗敵之舉則何以待之吾恐一癰未潰而又生一癰雖更招撫安救哉況此賊根結枝連堅無散意而始終執求者惟欲得沿市處之市民不從之慮又其次也假令市民肯退避遠引而此賊聚處於其地將來能保其不變乎僕以爲不獨將來即瞬目間恐亦未可保世未有羣蜂一房羣猘一牢而能帖然静者也此理固明甚曾

謂老練多識之士獨不知之意者未之思耳今賊騎我步賊久而日猾我久而日疲勢雖有不敵然兵家不有因弱為强因敗為勝者乎亦在乎人耳況憑仗天子之威靈以順討逆何憂不濟執事其亟督將士申號令明賞罰奮然為決戰計招撫安挿之説萬毋挂齒僕病稍愈即束裝前進躬介冑以從惟執事留意幸甚

與總制姚都憲書　　劉頵

昨承諭以賊少兵疲欲散兵於各府州縣而請命於朝固善但僕徐思之餘賊雖祇三萬餘人而喻許二老人陳機匠王長子諸賊酋尚在兇横狡黠如鬼蜮豺虎然其餘支黨亦皆梟猘捷走重繭益奮之徒不然斷不能出九死而至全州也此其志豈能帖然不一動況跳梁馳騖乃頻年故態哉特因創残屢敗之餘勢難遽振故逸入大山為依阻藏避計然其磨牙掉尾於暗聚之中未嘗一日不

伺隙而逞覘晨起諜者之報賊復於山谷中時時肆暴劫殺情可見矣何定封憲等近雖頗有斬獲然止利於山又不能不恃邊兵以劫其膽折其氣何者賊所憚者邊兵之弓矢且柳州德陽之勝有以褫其魄也若邊軍一退遠隔州縣則何定等之鄉兵將無所倚恃如失左右手賊聞亦復易視之萬一奮其欲逞之心乘我失恃之隙或倚或伏躪躙而前則萬餘鄉兵難保不挫蓋今日之何定固

昔日之何定也往者岑喻諸賊每戰止以數十忩矛驟馬掠陣吾步兵數萬皆披靡奔潰賊固未嘗以千騎戰也豈獨無千騎雖百騎相持未之見也則尚兵多不足恃猾賊少不為衰亦可知矣由此論之賊已入山用邊兵而無尚兵未善也用尚兵而無邊兵亦未善也若曰此賊不多終不復振姑少寛而置之則於善後久遠之圖恐必有未盡者蓋賊之本性固好亂不得已而入深山之中又飲

食不繼欲散其地則無田可力無粻可貲欲出而
處郡邑間則又恐為鄉甿所縶此其勢之難散者
一也賊衆尚三萬餘人又有數千猾桀者為之首
且千挫百刧簸汰而僅存者必皆同時並起肝膈
綢繆之徒則其勢固尚完而未甚裂也此欲散則
彼制彼欲去則此留其日夜之謀亦惟幸邊兵之
不利山而退則鄉兵舉措可紿嚇而易與耳桂林
士人嘗為僕言州有一匠人女岑賊舊虜為妾臘

時迎匠夫婦入其營飲宴歡甚嘗持一短帙指而謂匠曰此識書也甚驗據此則廣西尚有數稔亂吾輩數亦甚偶耳其識之賊之言雖未盡信設果有是書則心必念之嘗欲圖僥倖於萬一此猛賊之心不欲散者二也賊飽飫鮮甘口吻已慣久而不遂橫心又生令迫之急不得已而伏巖陞壑雖草根木實亦採食以自活若少緩須臾則彼之朶頤垂涎者又不可制矣欲不可制非劫掠顧安所

得之其間寧甘餓苦而厭為盜者雖或什之一然寡固不可以勝衆此其口腹之邪魔有制之而不欲散者三也賊既有三不散而又適撤彼之所畏留彼之所輕倘中其奸計或一挫衂焉則餘賊必相號於山眦曰吾輩勢已至此而復振此天也讖書之言真不虛矣山眦無知好亂而又見昔日之緑林則嘯呼號召之間數萬之衆不旬日又集矣此時而再調各苗民尚兵以從事檄諸省官兵以

勦除則鑄錯寧有鐵噬臍寧有口乎今我之捷雖已多賊之勢雖已弱然亦為山未成掘井必就時也若遂欲中止而為撤兵凱旋之計其為棄井與山不既多乎僕竊以為誤矣僕之過計兩廣貴州湖廣四省之軍決不可撤諸苗兵尚兵決不可去然亦不可盡使攀崖縋壑以疲之惟於賊營之四面相去六七十里或八九十里外擇險要為駭而又從賊奔衝之所分部按律張弓橐矢以伺之令

何定封憲等所領鄉兵及檄諸道與中使鄭潤寧
遠侯朱麒所領各省調兵在梧州閭地者令彼此
連絡分索衆山索之急則賊必四出而奔各道兵
以逸待勞可坐而取之矣俟馘囚既獻後餘氛小
醜皇仁宥之三然後徐爲之處庶刑威德厚兩有
所暨西人不可復反可保萬年無事也一得之愚
未知可否敬差指揮徐洪布之麾下惟採納幸甚

再與姚總制書　劉顓

陸參將至荷手書動辱披誦之際恍若造蘭室而坐春風感仰益切因思岑邦彦賊首之鷙鷙者也乃爾乘間逸去倘遂不獲何以告我天子今此賊既擒賊黨隨盡誠商書所謂殄滅之無遺育韓退之所謂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者其亦田人之幸也然皆執事威德所致僕何功焉奏聞之疏本不當特槁然來命懇摯必欲僕為之首不獲辭巳勉而上之矣僕意欲據三司申到條議稍

酌處之庶於事體為宜又取猛賊原虜婦楊氏前來檄三司會審轉申僕處僕再復審然後處決但往來文移浹旬始辦或致遲遲諒執事不過督也林嶺之變實起倉卒一時烏合之盛遠近騷然舊盜甫平而新盜復作意者天未厭亂甚為無已之憂幸而賊壘未同我師分道急攻遂致惡首俱擒巢穴盡擣而脅從之黨亦各鳥鼠散去還定安集之餘中澤之鴻當必有繼周人而歌者其亦廣之

再幸也執事雖遠在梧州而先聲所及固有不禡不脤而可以逞者則今事竣不歸之節下可乎僕在戎行所仗賴者亦不少且感且羨駱松祥等諸賊首俱已械繫至僕親鞫之具得其不軌之狀仍行三司詳審取一招由轉申節下與僕庶便奏聞是役也李璋沈希儀楊必進計擒賊首其功居多而寧遠侯朱麒總兵王偉左參將張經指揮同知施震右參政胡堯元僉事張邦信申惠知府葉𬛭

皆有功勲可録者其文臣如左參政胡忠右參政黄芳左參議汪必東王俊民僉事吳天挺監督軍儲汪百彦賴養蒙副使葉華王三省等俱能一借外箸贊裨軍政願與節下一論次之異日論功大都酌規乎此茲兵部發來賞物欲得指教以為頒賚之差不意讓而不居欲僕自定然諸將臣之勇怯與功之高下裒益稱量最難停當若草草為之則何以服衆今雖粗辨必再酌處數日方可次第

頌之時雨亭之記付之於僕直所謂借聽於聾者久未成章屢勞督促今已勉成上求郢政肅遣經歷李承恩布聞惟台亮不宣

與賈鵝湖相國書　　劉頍

僕以薄劣受遣西行六月初旬始抵田州荷擔方弛即嚴督諸將併力決勦諸領兵者始竦然有陸賈之懼但賊鋒甚銳而我將校皆跛躄駑鈍無一堪鞭策者加以上縱下玩威令不行兵以退走為

良謀將以進敵為失計靡然相效無復誰何僕渺

然儒生威望無素而欲使積頹久弱之病一朝振

而起之真韓退之所謂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

莫之救者也然以聖天子托之之重賢輔望之之

厚才雖腐庸亦何敢妄自畫棄盡吾心力而已徐

總制奏彈罷去近聞姚公授鉞前來甚善但分領

無一騎將徒以數十員文職尸之如前所覶縷者

恐亦難於必克僕已有疏上請更望亦贊决之庶

匆言獲行而北還奉晤之期漸可計也僕初奉璽書時衆皆言岑賊將平暫行即返及到軍前見事端方始後患未涯積慮殷憂通宵不寐舊疾時時舉發食飲俱減古稱蜀地先亂而後平僕謂此中亦然也北望斗山不勝睠慕兹因差請之便附此用代候私

再上費鵝湖相國書　　劉顗

竊惟田州逆賊實釐主憂在廷羣臣議當誅宰執

相公議當誅致勑重臣提天兵進討乃者仰頼廟廊戍算宗社休靈未一年而元惡授首幾四月而餘黨悉平殘民歡慶來蘇商賈列肆而市此皆帷幄台輔運籌之所致固非區區兵力所能及也總督諸公建議易置流官更革土俗用新中夏冀及久安此實永圖惟廟堂上幸主張之再惟此賊窮兇極惡巨猾老奸雄據嶺南威吞海表竊自謂麓川不足破宸濠不足平而擒此賊當爲嶺海第一

功也廟堂上以為何如捷書上因以箋

論

崇善縣論　　何道臨

崇善極邊小邑山石緪延嶢巖險竅嵬益迴旋人物星稀烟火不接棘木茂密茅草蔓蕪惡獸怪鳥盤巢鑽穴與民為伴走山徑為康衢騁林蹊為通道結架綯索為室而居引耕牛而畜其下風雨淖濘氣息悶騰蚊蟲交發鼠竊狗偷者乘其空而曳

之據山麓平廣之土闢而耕治爲田犂鋤布種之
夫妻竭作以耕蓬頭跣足獸走禽奔上論詩書下
談禮節則如夏蟲疑氷井蛙駭日乃堯舜未化之
俗唐虞尚頑之民自漢武顕繫百粤伏波始事南
交制燋齒驍足之民驅蠻髦鬼蜮之衆歸我中國
山川險阻人馬可通而夷性野習至今未醇我聖
朝以太平文物之化蕩平撫治之則邊疆熙然丕
變矣其初以其出於土夷立其酋長以馭之而以

褒衣博帶搢紳臨馬夷性憍蹇鷙悍率其頑梗鑿山障海擾繹地方勦平戡定易置為流邑於極邊東隅時在郭三廂并歸化一十八村尚未隷籍崇善所統治者惟舊縣兩里之民計家不滿數百口田里附於邑下其殘苛貪冒者勿論矣畧知存心為國者撫育其人民而耕治其田里民之事邑主如子之事父母飲食言笑疴癢疾痛緩急相關呌呼相聞邑小事簡民無徭役供給奔走應荅之勞

閒暇時以詩書禮樂之文漸次鎔鑄可以坐臥而治民無愁歎之聲矣嘉靖十八年始遷附郭邑於郡後周匝帶山邑處其中東抵左州距巒南連江州越河西接龍州封境北當太平安平衆蠻疆界去交阯二三百里極邊枕塞當衝要衢宜壯雄藩謹鎖鑰焉三廂一十八村始隸縣治增編六里每歲僉派差役道遠疲奔民稱繁重往年欲附奏還復而大勢難移更革煩矣在城密邇衣冠日改月

化耳濡目染庶幾漸入歌絃舊以其近邊僻地事從俯就日積因循狎習為慣越法跳梁家無田產間與鄉民典買付佃并與各州兊耕貨入而以其租給托農人館貯歳時揭家寄食取償又薄券厚息假與土民生活若遇差編則計口驗丁家無遺算故鮮富厚之民土民無别轉遷買賣夫妻子女藉食於農而怠惰偷安犂鋤布種不以其時亢旱水潦不知為備取其便易者而任意為之冬熟鮮

收則嗟天時不利而坐受困窮矣往年經歷舊縣腴田荒蕪不治草木盤錯成林俯詰其由則諉曰天時荒旱連年乃選任事者督令鋤種疏其舊溝修飭塡閘引水灌田導其出入始得旱潦不患廢弛並起民賴衣食然黠驁鈍劣狃狎目前近利無憂深慮遠之謀父子祖孫相承多甲乙不辨白黑不分欲致富盛豪雄者難矣竊以爲城廂之民多係各省流寓其男女有别同姓不爲婚姻而夾谷

遡澗之衆與牛馬鹿豕同遊管窺蠡測尚踵披髪餘風非延師樹訓以涵養防範則百年無尊君親上之俗倉卒無捍患固圉之心然民以飽食醉飲為便駭聞詩書訓子之訛責以修飾學宫並延師教則如孟子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其弊習深痼難以省悟轉移如此令自三厢馱盧沖登并舊縣客商輳集之地社學書院首營建修理漸及鄉落强令訓誨優游數年之後庶俾諳識文字飫聞

詩書旨趣乃可稍變其風俗知尊君親上之道而固疆守圉之民漸可與中州同矣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非此無以為用夏變夷之治而譸張為幻嚚頑抵冒者撫之不知恩繩之則肆吻尚惟當道賢哲洞悉剖治焉

考

洮水考

明　蔣冕

洮陽為縣屬零陵郡載在前漢書地理志後漢書

所志亦同而史記本紀有漢將破英布軍洮水南北之說實高祖之十二年則洮陽正以破布軍有聞於時而以名縣水北曰陽洮陽郡洮北也前漢書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發之子狩燕為洮陽侯則元朔以前洮陽已為縣矣註漢諸家者皆莫能的知洮水所在蘇林則曰洮音挑徐廣則曰洮音道在江淮閒至史炤著通鑑釋文亦謂洮音挑在淮南葢史炤字音引用蘇說而所謂

淮南者則英布王淮南遂摹取徐廣之説以為洮水在淮南皆以已意度之非其實也惟胡三省灼知其誤且云按通鑑布軍既敗走江南髙祖令别將追之别將擊布軍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洮音韜蓋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國境内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杜佑曰漢洮陽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北胡氏此説考據最為精審史

記黥布傳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使布偽與亡誘走越葢洮陽在零陵南為楚極南之境洮陽之南則越境也自楚入越未有不經洮陽者胡氏以洮水南北為吾洮陽而用如淳之言一洗徐廣蘇林史炤諸說之謬今陝西臨洮府又有洮州衛臨洮在漢屬隴西郡隴西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洮州衛亦以西羌洮水所經得名春秋魯僖

公八年及二十五年公兩會諸侯盟於洮杜氏謂洮曹地因而名之皆與吾洮陽之洮全不相涉東晉時宋武帝繼母孝懿皇后父蕭卓為洮陽令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宗慤以功封洮陽侯皆吾全之洮非隴西之洮也鶴山魏文靖公亦謂清湘上谿東出於灕西會於洮正指漢將破布軍處蓋洮水視湘水雖小而縣以洮名顧在湘水未名縣之先自漢至隋皆然隋平陳後始廢洮陽而以湘源名

縣歷唐逮宋又改湘源為清湘云

置南寧柳州二衛守禦并改慶遠安撫司為府考

黄光昇

洪武三年置南寧柳州二衛廣西行省言便宜三

事一曰廣西地接交阯雲南所治皆谿峒苗蠻性

狠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

卒有警急難相為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

鎮之庶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有所恃以安

其生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為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强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護與諸蠻相扇為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庶幾其民知有府治不敢自恣諸蠻知有重兵而不敢亂也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仇殺因而為亂則一方

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羣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經歷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於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如此非惟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奏至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為慶遠府命莫天護赴京賞同知王

郴經歴徐承祖以下有破賊功者

傳

侍御心洛曹公父子忠孝傳　　明　陳際泰

明御史曹公諱學程者全州人别駕公諱銘五世孫也銘以書經中正統丁卯經魁任潮州府判生穟穟生鵾鵾生體元體元以子貴贈文林郎生學程公字希明號心洛少秉性剛介穎而好學輒有志於古人及壯以詩經中萬歴己卯鄉薦癸未登

進士第甲申筮仕石首令清江洲隱没地建閘平
徭民賴以甦丙戌丁外艱歸庚寅起復寧海令築
海塘裁鍰贖立五社倉嚴捍禦政成而邑署産芝
有斷續復生之異兩邑所活計萬人壬辰擢廣東
道御史公在神廟發奸摘伏不避權勢事有不宜
行者知無不言袪畿甸害孔凡十事念邊士久戍
詳述豳風以奏且帥屯戍墾荒畝計五千七百五
十五頃有奇奏立規制致有白鷺車前强項御史

之號靈武叛悖久逆顔行總督魏學曾罪至從軍
公挺然錄其功以上癸巳上欲虚震位議並封諸
王子垣臣王如堅史孟麟寺臣朱羅京王學曾涂
傑等持不可俱罷免公疏引九廟神靈入告有入
讒佞拒忠諫溺袵席怨宗祊等言並封之議雖寢
實大拂上意尋以彗星變陳言曰朝政久輟郊廟
稀臨玉趾踈寢門彤廷罕名對語多直切留中未
報數建言攖聖怒書公名於御屏中官報曰萬歲

震怒公無彊諫為也公不聽而諫益力會日本關
白新破朝鮮欲大舉入寇帝以朝鮮為我藩籬命
將征討師老無功樞臣議定日本封事本兵石星
力主封議公與同官劉躍毅然以為不可公上疏
曰倭情叵測若從其請又輕朝廷陛下獨不監大
宋故事乎遂與石星忤帝不懌竟遣亡賴子沈惟
敬齎册往封丙申倭果敗盟惟敬就縛滑弁楊方
亨復奏倭情無變請添册使上更命科臣往此時

垣臣葉經美部臣樂元聲朱長春相繼論星失策
坐忤旨罷舉朝莫敢言公復義激於中抗疏列七
事之非内引秦檜史彌遠為戒外引蘇武顔真卿
為法固請罷封帝責規避詔緹騎逮問嬰三木備
五毒鉗杖交加體無完膚下公於理欽定大辟更
以方亨充使惟敬為副惟敬巧完封局為倭嚮道
大掠朝鮮喪師失地本兵石星逮獄廷臣請還公
職責令監軍以圖後效不報戊戌帝命劉將軍綎

合麻陳二帥征之倭遁錦山殲焉海島悉平巳亥東事成獻俘於朝上論功賞賚有差獨不赦公公錮獄十有一年百折不回惟以父西塘公不逮養為痛母太孺人垂白倚閭為憂忠孝之悃發為聲詩有戀闕心猶在思親淚未乾主恩深似海臣節炳如丹之句後思母成疾每歲朝審刑官見其奄奄氣息無不相顧流涕都人環視語曰此曹御史也有泣數行下者有不徒相泣且相慰者曰聖天

子在上必鑒宥毋過自若以是刑官數擬矜疑得
緩刑公數四臨刑之夕同里在廷薦紳置酒相訣
公痛飲達旦無怖色從容上檻車後一日縛赴市
曹行刑風霾蔽天木拔瓦飛刑官復奏免猶未赦
計十一年前後内閣翰林臺省各部寺官及勲爵
諸臣同聲救釋章凡三十上皆不報屢荷兩宫調
護之不解歲戊戌公次子正儒仰天泣曰父囚纍
頻年子違侍萬里死者不可復生吾不忍見父之

刑與其偷生於世孰若相從地下乎乃徒步抵都
門入獄省視見父待斃狀嘔血數升昏仆就地幾
絕復甦當即揮淚刺血草疏撾登聞鼓伏闕下奏
曰臣祖母七十有九衰病侵尋自臣父逮繫以來
母念子而心折淚枯子思母而形尫骨立祖母當
垂死之年臣父無再生之日臣感動悲激呼號無
從瀝血陳情願以身代乞繫臣就戮釋父生還俾
臣父歸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得身報親恩以

全父子之義不報越明年己亥秋決再上書曰臣之於君義無所逃無所逃則死生惟命子之於父情無所解無所解則生死相關臣思皇上之法無可撓而臣父子之情不可割臣父之身皇上生成之身也命之死誠不敢不死臣之身臣父生成之身也見其死又安忍獨生臣心若情迫自願面縛法場甘心代死萬一不蒙矜允臣有先臣父而死耳不報蒙不即加刑丙午復上書援洪武八年例

淮安山陽民有罪繫獄其子請以身代又援嘉靖十四年例御史馮恩以建言忤旨其子行可請以身代二祖皆憐而釋之為請又不報是歳遇上慈聖皇太后徽號肆赦刑部沈應文等一本始蒙恩釋謫戍寧遠公乃星馳抵衛得間歸省不逾年而太孺人不祿又逾年而公捐館後神廟崩光廟相繼升遐熹廟天啓二年念公孤忠追贈太僕寺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四年賜諭祭建祠於湘寺之

右每歲春秋有司祀馬公於本州入祀鄉賢於寧海祀名宦有忠諫錄四卷藏於家公生正儀正儒正儀以父廕撫州别駕正儒庠生崇禎五年奉旨旌表孝子

文

祭舜廟文　唐　張九齡

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耆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内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黄

屋之尊廵狩而來殂落於此倦勤之造永結於黎
庶惠懷之仁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遥威靈如在今
聖朝紹興至道懋兹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
神幽鑒顧表微誠若私僻為謀公忠有替明鑒是
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
為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
明亮斯欽到顧俯垂真佑俾輸力明時尚饗

雷塘禱雨文　　柳宗元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宅於巖隈風馬雲
車肅焉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欽兹有靈爰以
廟饗神維智知我以神往茍失其應人將安仰歲
既旱暵害兹生長敢用昭告期於肸蠁萁自受朝
命臨兹裔壤涖政方初庶無淫枉潔廉自持忠信
自仗茍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
使粢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神功
惟神是獎

準制祭伏波神文　　李翺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册歸漢謨俞帝旨算無失畫功伐可紀破斬徵側實平交阯來征蠻溪未卒而死小人赤口咼本於理薏苡南還明珠譖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不忘愛留杜里築廟以祭人敬集作敬畏其鬼久而若新千歲不毀讒口嗤嗤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勲華不慈曾氏殺人母投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

生寘董晉有驪姬無極巧詆集作舌伍奢誅集作族夷

孟子傷讒萋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為何獨將

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

當時苟窺心而不作雖棄置兮集無兮其奚悲赫赫

聖帝嘉賢命祠酒筭既列一本作設神乎降斯集作思

為滎陽公祭桂州城隍神祝文　李商隱

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八月甲午朔二十七日庚

申桂州管內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

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鄭某謹遣直官攝功曹參軍文林郎
守陽朔縣令莊敬質謹以旨酒庶羞之奠祭於城
隍之神濬洫崇墉所以固吾圉春祈秋報所以輔
農功白露雷收蟲坏水涸念時暘而時雨將乃積
而乃倉敢以吉辰式陳常典神其保兹正直歆彼
馨香聿念前修勿虧明鑒昔房豹變樂陵之井味
任延易九真之風土豈獨人謀仰由冥助今猶古

也神實聽之

賽越王神文

李商隱

惟神耀焯殊姿抑揚奇表秦魚既爛則聊帝南荒漢鹿有歸則稱臣北闕覽英雄之載籍信王霸之朋遊言念遺祠猶存鹿屬集作邑尚興甘雨以救公田敢陳沼沚之毛用報京坻之積神其永司此土長庇吾人福祐柔良驅除疾癘今來古往常教威著越城萬歲千秋勿使魂歸真定神乎不昧來鑒

斯言

賽永福縣城隍神文　李商隱

賽於永福縣城隍之神夫考室立家先在戸竈聚人開邑首起城池固有明靈降而鑒治惟神克揚嘉霔廣育黎民聊薦粢粱（集作聊為粢粱）少申殽醞神其節宣四氣扶祐三時勿使畢星但稱於好雨無令田祖獨擅於有神永歆蘋藻之誠長挾金湯之勢

為中丞滎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李商隱

大中元年六月丁未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登仕郎守功曹參軍陸秩祭於城隍之神夫大邑聚人通都設屏將英神鬼其初蒙朝奬來佩藩符既禦冦於西原亦觀風於南國始惟晝鷁將下伏熊屬楚雨蔽空湘雲雄集作比字走集必假高深不惟倚仗風雲兼用翕張塞望晦我中軍之鼓濕子下瀨之師遂以誠祈果蒙神應速如激矢勢等却河及兹薦報之時敢怠

馨香之禮神其干霄作峻習坎為防合烽櫓之保民道川途而流惠使言言堅壘集作壁俾地道以無疆活活深溝如井德之不改勿違吉享以作神羞

賽臨川縣城隍神文　李商隱

年月日賽於靈川縣城隍之神髙壘深溝用資固護興雲泄雨諒俟威靈惟聖能感至誠將成大稔遂清冷之耕父不使揚光迴沮澤之蟠龍皆令灑潤式陳微報顧鑒惟饗

賽荔浦縣城隍神文

李商隱

賽於荔浦縣城隍之神嗟我疲民每虞饑食寒耕熱耨始望於秋成鑠石流金幾傷於歲事遠資靈顧式布層陰無煩管輅之占不待欒巴之噀竊陳薄奠集作具用答豐年神其據有高深主張生植同功田祖比議集作義雨師無假怒於潛龍勿縱威於虐魃守玆縣邑富我京坻

賽北源神文

李商隱

惟神雖臨南服實號北源湘浦降神近驚於騷客滮池浸稲逺叶於詩人果能槀籥風頭索絢雨脚不資畝澮將致倉箱聊申信於澗毛庶通靈於水府神其揖揚蘭珮掉麾桂旗拍川后之肩攬波神之袂共來於此饗報留恩

賽白石神文　李商隱

年月日賽於白石之神惟神載烜集作炟明靈克標懿號軒珠耀彩儻非瑶水之源荆漢流輝即是玉

山之路一昨俯憂旱歲俾禱遺祠果能愛我大田
貺余膏澤不俟于公之祈（集作雪）獄無煩洛令之曝
身敢命子男爰修蘋藻神其仰濟（集作流）天澤俯祐
歲功無萌可轉之心以負惟饗之禮

賽堯山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賽於堯山之廟伏以帝巡遐徼天作高山
既比敬於軒臺亦分功於農井是留遺廟以慰斯
民昨者時雨忽愆秋陽稍亢永言嘉霑實自元恩

大驅蟠澤之龍盡發潛泉之介倉箱興詠將慶於農夫灌浸呈功不愆於豎集作壯子敢兹昭報冀降明靈

祭全義縣伏波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全義縣令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里楚山比潁川袁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

感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
坐談西北棄去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
以若晝之眉宇開聚米之山川悵望關西超馳隴
首事嫂冠帶誡姪書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
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鳶跕啟行蠻溪請往銅
留鑄柱革詈裹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
灘湘之滸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不生刺草更
若武侯之隴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敬一樽

有典作集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歳之祈又辱有秋之澤雲興柱礎電繞牆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託烟波意傳天壤既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元契

舉葬文

宋 范成大

維乾道九年八月乙酉集英殿修撰知静江軍府

事兼本路經畧安撫使范成大謹遣左迪功郎臨桂縣令陳舜韶左迪功郎司法參軍鄭郇奠祭於新塚諸君之靈嗚呼聖人有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凡死無宅兆者不得其安可知也形魄降於地骨肉復於土然後其魂氣無不之也故人死曰鬼鬼者歸也不得其安不得其歸魂覊而無託天下之至悲也桂林之俗或不葬所親寓其骨於浮屠而頽莫泚也與夫遠遊客死遺骸委骼狼籍散

亂而弗收者不知其幾也嗚呼若爾諸君生何罪於天而今乃至於此也太守之來惻然動乎其心若已手之棄也屬吾同僚出公帑營燥剛實覺華之原鍾官之墟鬱然砥然以為諸君之基隧也舉凡無歸之骨而窆之域於前列者有官君子也分封於兩旁者姓氏不傳冥漠君之類也祭之雖非其親藏之雖非其里有以安而歸之何異於其親與里也日吉辰良肴芬而酒旨魂兮即安無南無

北無東無西也牛羊弗踐樵薪避焉詒於終古勿

毀勿夷也

重修宣成書院上梁文　　明　姚鏌

伏以吾道流行亘萬年而如一日真儒倡和更千

載而不數人粤惟洙泗以來在濂洛為儒風之始

振繼自崇寧而後至乾淳實理學之再興晦菴朱

夫子固云集其大成張呂二先生豈曰獨為小知

蓋六經子史皆有言論以折衷而道德性情俱即

身心為驗識道原於一鼎立為三陋蕭曹於不居
南軒本伊呂之佐超董賈而獨上東萊則顏閔之
徒或擴其道之大而六合可充或養其性之美而
四時已備卓哉先覺厥惟我師顧學宮雖有通祀
之儀必書院乃為獨宗之敬惟茲地稱八桂祠肇
兩賢建節為張素著桐鄉之愛垂弧者呂實占嵩
岳之靈衣被尤切乎一方興起尚新於百世固宜
使臣之有請致煩明主之親題匾特榜曰宣成祀

巴隆於景定閒罹兵燹遂致湮蕪亦或舉之復歸於廢餼羊固在不勝裸享之疎靈光僅存竟何觀瞻之具是用徵工而集木力圖撤故以從新卜地而遷舉官爲費叢祠再整像設俄嚴翼翼重門欲下路人之馬憑憑四壁盡依夫子之牆廣大廈之幾閒就高堂於數仞五車書積爭誇學海詞林一鑑池開共覩天光雲影蒼松翠竹鬱乎蔽前後以交輝異卉奇葩紛爾雜東西而並植近以著我朝

之懿美逺將誇前宋之規模非惟崇徳報功自此有竭虔妥靈之地而於聚徒養士寜獨無藏修游息之區致敬於舄履何如為益於章縫備矣敢申善頌以相謳謡

記事文　宋　張仲孚

桂林為廣右二十五州之都會風俗淳古分野寜固自秦漢以來無干戈之患和氣所薫山川秀發城北七里岡嶺盤紆即始安原脈熈寜初頻有祥

烟紫氣鬱葱其上父老異之而莫識未幾果符今
皇帝建封兹地中興海㝢驗今推昔信芒碭之雲
不為虛應也崇寧間尚書王公祖道來帥是邦念
郡庠湫隘風教未敷乃闢而廣之誘進學者又採
堪輿家之說洫子癸之流以注辛戌環城有水如
血脉之縈一身遂聞之朝故大觀二年准勅著令
壅隔新洫者以盜決黄汴二河堤防法坐之距令
應舉之士十倍前日鄉貢舊額八人而已秋闈校

藝主文者每有遺才之歎紹興二十六年知昌化軍事黄公齊邦之先達也入覲宸扆首言静江屬興王開府聖澤以淪士才日茂而取不及下郡之半乞稍優之上可其奏增解二名先是憲使路公彬上章言廣右土產瘠薄乞減静江夏税上供布錢以寛民力然不及軍裝布至是黄公復乞之上亦依奏迨今二年足輸一緡二傒之請也昔子產為政於鄭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

田疇子產殖之若此邦之民沐聖恩寛惠膏澤涵濡皆二三大夫推仁教養之意而獨無志謹書其事鐫於名山傳之於後於以昭示來世爾

賦

真仙巖亭賦　　宋　易祓

融州太守鮑公作亭於真仙巖之前長沙易祓為之賦其辭曰

莽芝巖之崒立兮歷磴道之委蛇慨晨日之臨閣

兮訪危亭於故基迺芟迺剔兮迺詢我龜寄錘鈎於心宰兮付匠石以成規奐輩𢡽以雲浮兮殆與古以為期猗歟異哉物與人之相求兮每扞格而難逢苟襟度之弗宏兮彼將隱而緘封何前節而後壓兮曽莫表其遺蹤倏楚歌之噭咷兮迺指顧於從容匪斯亭之傑特兮羌邱壑於心胸試登臨而偊步兮追昔人之勝遊仰余瞻於峭壁兮俯獨瞰於湍流旁一人之髣髴兮儼冠服以清幽恍陳

前之萬象兮森舞鳳與騰虬宜斯亭之對峙兮若將近而獻酬融州之民兮爾裳爾衣從公於亭兮公不我違公朝而往兮山川爀乎清暉公暮而返兮烟雲藹其霏微樂其樂於吾民兮非公其誰與歸亂曰天地鬼神之所祕兮不以古今為之存亡也紛宇宙之萬有兮於人實為之低昂也賢達人之大觀兮固將渺崑崙而臨八荒也歛經綸於方寸兮聊杖屨以倘佯也使後人登斯亭而懷感兮

此吾融州太守之甘棠也

靈芝賦　　明　胡榮

都憲韓公總治兩廣開府蒼梧之歲有芝七莖產於行臺東池之上遂作軒揭名志瑞應於方來謹稽載籍有曰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又曰王者慈仁則有芝草生矣榮忝職文學侍公左右目覩斯瑞因為賦頌之其辭曰

天地函和秀氣肇敷挺生靈草嘉瑞徵符藴日星

之精采承雨露之滋濡炳五色兮煥爛濯六英兮郁如土質純而堇紫金蘂錯而柯朱翳開府之臺榭絢翠草之庭除叢蘭發其芬馥菉竹增其清虛芭層綺而晨結輝奪霞而晚舒豈用培而用植抑不根而不株異良芳之開落諒有榮而無枯閟幽香於奧室美君子兮與居於是攷厥攸感由公總憲紀綱藩翰綏輯宇縣展才卓犖修政罔倦文學俎豆之陳武將牙旗之建咸簡能而黜否倏懦立

而頑勸息狼烽之飛焔底民居於永奠雖抑情以
奉詔亦罔極之為戀肆元穹兮降監錫無疆兮佑
眷因物產以表祥俾治平之日見公乃名軒以志
休徵用章詞林興頌歌聲洋洋匪云溢美爰罄揄
揚矧公志之謙抑歸感名於吾皇覽商顏之采茹
殆隱逸之所藏彼元光之服食亦既涉乎渺茫若
昔炎漢元封之始甘泉之宮聿薦芝房神爵紀元
函德之殿金芝煌煌兹故應君之忠孝大昭信史

之耿光再稽列傳古有孝子曰韋曰楊天監其誠廬於墓傍亦有郃宰化行新昌天亦監之芝草為祥斯又善行之徵歷千載而流芳丕惟今日主聖臣賢仁風義澤遐布旁宣聲教所暨周於八埏兩間和氣充洽龐全故有芝草維時產焉肅聞當宁惕然恐懼不慶祥瑞恒省災異方且放珍禽屏奇技隆孝養謹時祀恤窮民罷瘝吏期五穀之豐登書大有以表歲誠罔眩後世之虛文而懋式前王

之祇畏公亦以表宸衷在位靖共咨詢諏度采菲采對靡姦弗遠靡德弗崇一夫不獲引咎責躬儼古人兮維則邃古人之淳風兹蓋元首股肱同寅協恭允克致中和贊化育平泰階調玉燭將覩麒麟鳳凰萃於郊藪醴泉甘露降於宮囿必有太史抽毫據事特書紀一世之靈瑞同兹軒而悠久

銅鼓賦并序

國朝袁枚

蓋聞寶以德興玉磬收之建武物因人至龍泉佩

自張華況夫雞婁名文密須神鼉雖陶鎔於丹竈

已藏迹於青洪銅鼓者漢伏波征交阯之所鑄而

武侯擒孟獲之所遺也然而代遠年湮星移物換

商山宛在誰能復聽鳴鐘泗水依然不復再擎古

鼎此皆神靈呵護必待傳人而亦德政薰蒸始邀

瑞物大中丞金老先生三江沐德百粤銘仁福雲

隨銀甕俱青甘雨共金船並紫於是耕夫前獲漁

父復收一則進之

闕前聿貽祥化一則留之櫜下用肅軍門目覽手披丹砂璀璨心移神注紫鷃輝煌因思雀簶雞碑久費書生探訪何幸聊蒼洞歷忽為文士觀瞻不揣淺疎謹為之賦當夫月華炫羽霓彩飛旌採赤荃於蜀壘求銅精於灌城倣爾雅蕡麻之制依周官鼖晉之名於是蒲牢獨造金鐲揚聲光分雷琥氣並沈明軍魚麗而齊擊陣龍滕而偕鳴協始興之聖鼓叶羅浮之神鉦天吳為之震蕩木怪為之羣

鶩陶鎔於三十六鑪蛟龍捧炭威揚於千二百島金鐵皆兵爾乃九乳灼然水沈千紀歷唐宋以猶湮含盈虛而不滓歲遠則蠵觜生苔年深則蛟涎滑體星魂月魄久藏羊館之珠鳳鹵鸞儀似擘麻姑之指汾陰獻瑞豈勞鉤鉉以纔浮潯水呈祥不聽琵琶而亦起其狀則體如坐墩面同博局蔥嶺點砂瑯環砌玉腹自臍以内空腰較首而微束勢躍躍於嶔岑紋彬彬於沈緑舊紐拖襟餘蟾瞪目

或褰縐而戍削或霜皴而雪剝八面七星之迹誰知九敲三搨之技不復金砂澄碧想見南郡之銘銅訶耨淵停髣髴雷門之石鴝其色則丹螺獻甲鼇背成峯花似繡而若纈紋已直而猶縱遠而望之若朱雲褷褷於寶鼎近而察之若綠羽璘斒於萬重金鎖珊枝直奪兩工之巧碧文圓頂似勞織女之縫翠生波而欲滴玉結乳以為容副墨抱珠於縩錦白象削字於芙蓉其聲則鞺鞳為音砰訇

作韻霜降鐘鳴雷出地奮漢宮擊瓦而屋塵皆飛
秦鐸驅山而草木悉震發清機於地籟依稀仙閣
高鳴振元氣於鯨魚恍若鈞天可近未取木於臨
平已聞聲於鄞縣於是盛以桯架置之軍府共鑾
書翠軸以齊留儷龍篆蜺旌以為輔樓車鼓鐸驚
雙鷺之蛇門碧玉浮金考籥章於毛土彼夫穆滿
遺車於黎野祖龍失玉於青城寶璽不傳於吳井
玉杯偽設於漢廷豈若玆之潯江安獲粵閫鐫銘

既不竄而不㰅亦全貌而全形太學鼓中昌黎未詠龍荒石外山海無經固與玉牒金泥共閟珍奇於天府直勒商盤周鼎永為明德之香馨

箴

交州牧箴　漢　揚雄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絶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

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

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黄支航海三萬來牽其

犀威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

模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艱難泉竭中虛池竭瀕

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銘

井銘并序　唐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罋甁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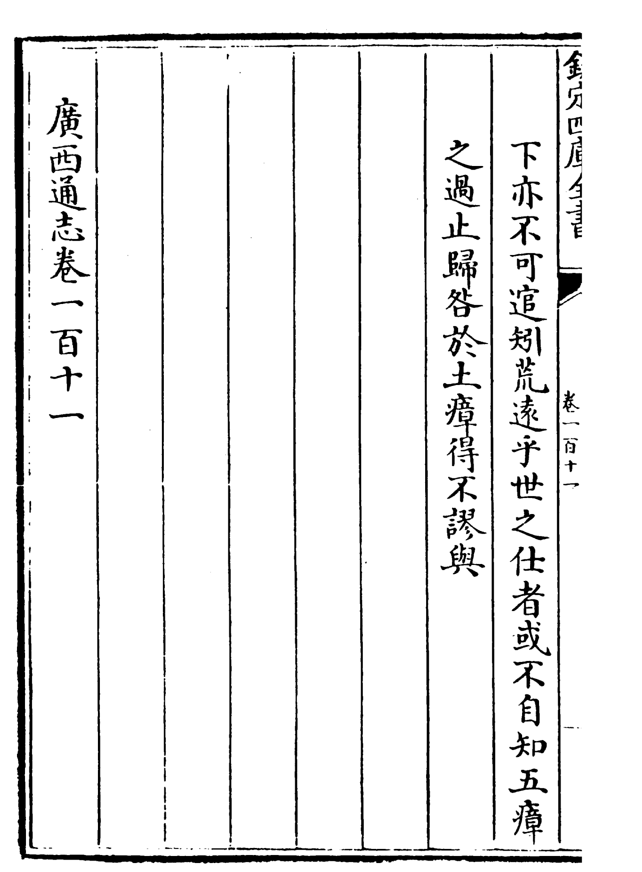
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
咨嗟怨感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
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
其土堅埴其利攸遠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
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
大軏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
其來日新

說

五瘴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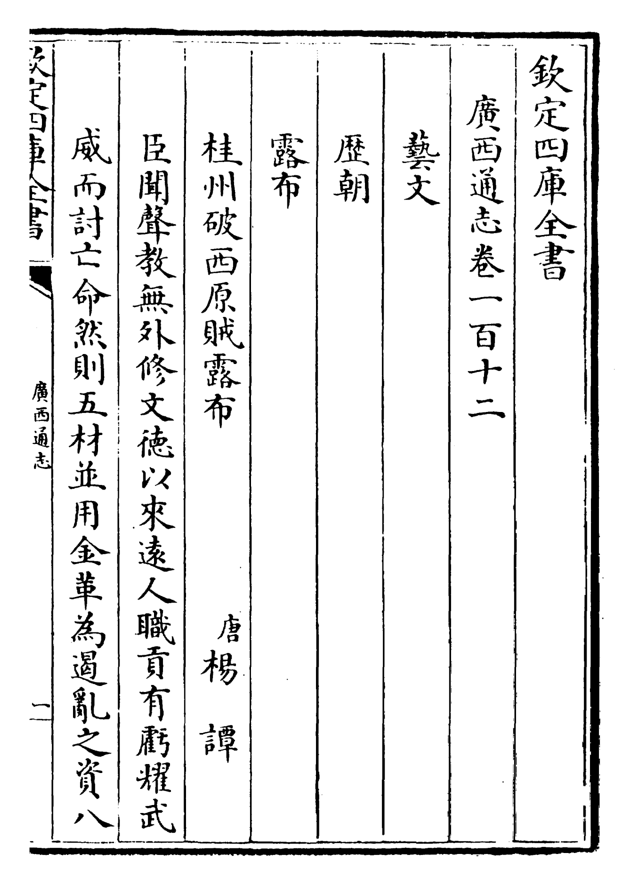
宋　梅摰

仕有五瘴避之猶未能也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刑獄之瘴也晨昏荒宴廢弛王事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耳目帷箔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雖日在輦轂



下亦不可追矧荒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土瘴得不謬與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一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二

藝文

歴朝

露布

桂州破西原賊露布　　唐　楊　譚

臣聞聲教無外修文德以來遠人職貢有虧耀武威而討亡命然則五材並用金革為遏亂之資八

卦相宣弧矢乃濟時之具事非獲已道豈為伴將治衆以安人必除殘而禁暴歷覽今古誰能去兵未有捨禮樂而致升平畜干戈而宏大業者也伏惟陛下明齊日月德配天地化同異類澤洎無垠蠢兹魑魅之鄉敢恃犬羊之衆據其險要恣其寇攘西原羈縻舊染聲教不閑被其誘引同惡者多僭稱王侯偽署官爵旌旗蔽野鼓角沸天恣殺戮以威人將玉帛而濟衆方員數千里控帶十八州

丁壯並執其干戈子女盡充其僕隷自謂强盛轉加兇頑迫之則鳥散獸驚緩之則蟻結蜂聚老幼奔走耕稼失時萬井無烟兆人失業不賓王化于兹四稔臣前年銜命到州深入招慰示之仁信許其自新渠尚憑陵每行攻刼管内州縣日漸流離村落焚燒廬井空竭伏奉去年三月十日勑遣中使魏衛一作朝璨宣慰凡諸首領皆賜勑書再三曉諭許其官爵但以炎方人物躁競者多承平巳來

久絶朝命自蒙提奬感激殊私戮力同心傾家竭產訓勉子弟策勵甲兵介冑自出於私門糧儲不損於官廩向非陛下化周動植徳及遐荒豈有不勞王師坐清氛祲去年二月二日睦州武陽朱蘭金溪黄澄等一百餘黨大賊帥偽號中越王廖殿偽號桂南王莫淳偽號拓南王相文偽號越南王莫漷偽號象郡王梁泰偽號鎮南王羅誠偽號戎成王莫禱偽號南海王羅品等潛相結構約二十

萬衆誇壤連州志如梟獍風號雨嘯心等豺狼仍欲先破嶺南後圖嶺北遠近百姓皆不聊生臣遂激勸將士宣傳聖旨誘以厚賞使其盡節皆決命若戰非無損傷不顧危亡志懷忠勇大首領鎮南副都護攝柳州刺史西原遊奕使張維南勸率首領統兹軍政萬夫齊進一舉無遺都知兵馬使朝散大夫象州刺史成匝領當管及衡州等戰手共一萬人卷其旌旗踰挺爭先膺有渠魁當陣斬獲

經畧副使朝議郎行賀州長史穆成構防禦副使
朝議郎梧州長史任早梧州刺史本州防禦使李
抗先鋒總管梧州長史秦匡朝四界遊奕使廣州
番禺府折衝譚崇慰及總管子將等五百餘人并
西原環古等峒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
解宋原等五百餘人各領子弟并部外義征及總
管内戰手共成二十萬衆或擐甲仗兵縱其救援
或致果決勝扼其咽喉左右夾攻飛走無路諸將

及首領等義在竭誠以死無生以晝繼夜或攻或圍當其彼竭之餘遂得我盈之勢封豕既戮長蛇又屠餘黨喧騰自相蹂踐勢如解籜事等摧枯指揮而夷獠喪氣叱咤而山川阻色賊等既因失律不知所向或連袂墜谷自成積觀之尸或帶刃投江有同漂杵之血橫行歲久驕縱日深勢如雷霆莫敢拒敵臣乃陳師誓衆思各忘軀自春徂冬凡經二百餘日前後苦戰各三十餘陣破賊二十萬

衆斬首五千餘級以頭首喪亡餘黨奔亂窮滅之後然始求降臣伏以人無盡劉道忌太甚因陛下好生之德合陛下至仁之心於是宣傳聖恩示其生路大賊帥武裴承韋敬簡等二人餘衆竄伏無地周章失圖解甲韔門面縛請罪臣便脱其桎梏仍加宴賞燕賚疋帛散於營農各分疆界使其斥堠遞相轄控永絶憂虞今臣管内亦且寧帖實賴天威遠備一作被廟算遐臨靜彼兇殘康兹億兆無

任慶躍之至謹遣所部官桂州臨桂縣丞朱璟謹
奉露布以聞其立功將士首領别簿奏上

牒

為裴中丞伐黄賊轉牒　　唐　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黄少卿漢
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
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㣲惡
盡除黄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

跧伏偷安憑孽孫之丘跳踉見怪以為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隳犯王畧逖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衆輕鬬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强弩之初孤豚偾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勦絶有時不

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訊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切覩上畧總帥中權戰士義激身心列校勢成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僣於羽檄跂足唯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横於千里國容不入閫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闗土已填於左闔即以

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陽中丞以義烈為已任勲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龔罷並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横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徼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吕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

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劄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秦寇事宜劄子

宋 文天祥

其干犯師嚴輒有申請秦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五郡為梗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

經司不問今破我永明殺死知縣殺傷縣尉主學捲去縣印屠居民擄婦女掠去財物繼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華移其所以毒廣西者施之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滅今何幸湖南肯與會合宿兵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巢穴之一機為兩路官民舒洩寃憤不可失之時也前經帥不足望滿望新經帥之來不料意見叅差施行矛盾

玆得經司牒報補賊以官授賊以職犒賊以酒賞賊以錢凡懐忠憤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為民固有稱為盛德事者葢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為赤子姑惟安之勿庸勝之今秦冠招募無徒建置將校横行兩路嘯聚千羣戕天子之命吏劫公府之鑄印殺人盈野罪如丘山既非脅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説官司亦有不受之科而況

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曰回鄉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所云一面受招一面劫殺刑政無章宜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既作此可笑舉措未必不以龔遂渤海之事自說

上惑聖聽本路冒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之隅總
鄉導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鄰閫反以本路為張
皇壞其兒戲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今直須申審
朝省看指揮如何若朝旨主招諭本路只得撤兵
後有衝突廣西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諭為不然
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
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
備申朝省仍乞鈞翰與當揆商訂必須計一例斷

行下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永明縣見駐劄有使闔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舂陵供億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薄亦為可念今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旨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往令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命某非敢違使闔約束本司去山前頗近的見利害如此恃師門相與

之真故敢傾臆以請拱聽處分以憑遵守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歷

文天祥

某猥以迂踈承乏湘臬適值寇發昭賀兩路弗寧兹承大使丞相與廣西經畧都承選將調兵各以重僚為之督是行賊不足平矣其偶以職事獲忝與聞奉令承教於兩閫間自是無虚日公移失機密私牘近文貌求其脈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

環歷為便司存以紫袋從郵置往來去潭日有半
去桂可三日從其中而稟命焉庶幾昔人通二國
之言無私之義云耳某謹書於歷首為序十月十
三日某游準牒報大閫調兵一千人以宇文帥參
王環衛任其事甚盛舉也自秦冦之作廣西前此
調兵不過五百人以下去年呂帥方調一千人而
皆委之小小將校氣勢單薄不能為功今南㲉調
三千人以唐義軍督之以趙總制統之而使閫與

之犄角大作規模賊授首行有日矣事關西戶國家之所嘉賴豈直兩路之所蒙福而已然聞之兵家利鈍不能逆覩蜂蠆有毒困獸猶鬬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某數月以來職思其憂亦頗采取衆議薄有管見及今山前之所當行者因悉數之於前乞賜鈞照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兔之窟稱在賀州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

一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畧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强則避之見吾弱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束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踪跡者而秦之黨或爲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闌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千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往往僨軍蹶將大率坐此今兩閫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

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者也

一秦盂四所出没巢穴處其山重岡複嶠連跨數

州林翳深㴱蓊蔚延袤山猺木客聚族其間將四

面而裹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㸑

之則林木疎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遥遥空駐

山下而彼之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

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靜江境

内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

入其巢搜原剔藪豈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曰張者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閫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趨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横出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冦專藉一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冦

之起也其村被害訴於閫閫為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散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仇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為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土人畏賊而不敢與為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少蒙利是以鄉井聞賊畧無被髮纓冠之義甞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為

仇也今兩閫會兵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盲者索塗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冦後禍而不欲為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冦為恩而不樂為我軍之役縱强而驅之無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督捕察前三者之弊各作一策處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舉而得志不然必墮賊計中南方用兵如今日大舉者自

有數此行必須如狄武襄之於儂蠻了事而後可已君子作事謀始則籌之也可不熟而講之也可不精乎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嘗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嘗有張大蟲來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為郭察所劾押下邕管効用令以鈞闔求之以屬王瓌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令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擄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却宜以告諭為先告諭之說以為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脅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

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賊寨來降其中有老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攫拏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為信則可此收捕之第一機也

一昨來使閭所調不過戎寨二百人又令本司擇將當時頭勢稍輕所以且差桂文政總統桂雖淮將體統不為嚴重故鈐束倍覺費力向嘗以桼鈞

聽乞賜改差未蒙垂許今幸王環衞此來即當抽
回桂文政盡以其兵付王環衞伏乞鈞照
一高節二百人今在全州灌陽駐劄合係王環衞
總統伏乞鈞照
一聞諸軍取十六日戒嚴以行二十後可到衡陽
應平寇之說筆舌所不盡者候宇文帥參王環衞
相會又得對面較量伏乞鈞照
十一月十五日

一當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大賊只因稽於勦捕致上下相挺於是遍貽賀境皆寇今據山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巳遁杳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擒毛了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源寨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甚前嘗晝稟以此寇必祖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為錢糧所牽無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猶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參王環

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且看申來如何

一秦冦實未易驅除若下得細密工夫千百人亦可取若只持堂堂之陣則高飛逺舉無如之何今廣西既失了秦賊看來諸軍逢一賊村便打遇一賊寨便攻此等相挺脅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姑息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理此時若憤招安之非策只一槩殺去却又欠斟酌主其事者廣西本路又不得而

專大闔以為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泰冦耳今兵入廣之後泰不可踪跡於是亦不免到一處攻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尋仇於泰賊之意草間狐兔無盡滅之理大要只當去其渠既失其渠所在而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闔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嵓泰小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廵檢者與賊

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㟁形如葫蘆前尖後濶
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蓋以地形險巧故寄跡於
其間而前後則不擾全州之境賊不欲名兵意將
以自存也今亦安知秦孟四不竄其間但其地既
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
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
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凡言語輕率便有取
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土人

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為上上策也伏乞鈞

照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踪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上坪或曰在南團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信憑令得王總統報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來此賊之出没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

要地脚土兵之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風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為地主而全無地人問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其前嘗采之南士皆謂秦賊狡猾詭祕之甚見吾强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嘗畫一塵徹鈞聽矣今果出避他所則目下工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討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為廣西牒報謂湖南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合會殆有所激而云今已報

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南界上一面遣人關會唐督捕探問秦孟四所閃著實若秦賊有的所唐倅有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内則糧運在路亦不無憂虞偶或為賊所梗立見狼狽是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僉舍載之公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免專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昨報本路義丁生事大畏遇人則殺遇屋則燒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

已行下杜督捕桂路分嚴與禁戢今續得廣牒以義丁越界深入肆行刼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抽回緣昨來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為助今使閫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掉自有餘故抽回義丁者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

鈞照

一扶靈源打寨之舉頓覺泛泛當來本路止於問罪秦賊朝廷指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靈源

枉費辛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役也王總統申來是一說桂路分申來是一說見之宇文帥參點對二將覺已微不和又義丁乃桂路分所彈壓而廣西累有云云今既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任事已別作稟議名色喚桂路分赴司而其本兵則令戍將高成統之一則二將若果不和末流必費處置不若解於其微一則以其不能鈐轄義丁即奪其職亦御諸將之微權也伏乞尊照

一全州鹽田峝為秦小九所據其峝地形險絶未易以兵力取昨王總統申來云俟回軍掃清言之甚易其殊未以為然今得宇文帥叅公文果亦訝其輕發山前得宇文丈以審重持之亦大濟事此峝中百姓皆耕他人之田田主皆在峝外秦小九不過寄巢其間峝民元不隨從之為冦儘可從土人上作工夫其近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畫為三說或誘或逐或擒於中忽濟焉則禍本拔

矣柯倅赴全州迂道來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色而集事又羅飛之於宴九五也伏乞鈞照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數日前諸處報來事體襞積一則道州以糧道為苦山前謂昭賀路梗宜寄糧於扶靈源口殊覺未便一則我軍連日或打扶靈源或打申家崗於秦賊不相干而陣亡傷損者多恐攻擊不已或落賊姦非細故也一則義丁不依紀律人衆難於加

刑廣西報得既可畏而宇文督軍中來亦云然恐
末流猖獗難制一則道州以供億為病覺已窘束
不可當如人數可減亦是為道州畧省人數之一
端一則王總統與桂路分所申扶靈源事言語參
差見之宇文文點對覺已有釁䑛與帥參議以髙
成易之宜及此時舉行元說所以本司一番區處
事宜欲諸軍駐界上欲義丁且抽回欲桂路分來
稟議此一時也累日不見山前報來繼得歷中鈞

批則未以所行為照其退伏自念殊坐專輒方議所以稟承鈞命今得宇文帥參申到則已提兵越昭賀入靜江之南團與督捕聲迹相聞矣據備述陳忠所報云南團十八村村老陳狀乞免洗蕩自認捉出秦孟四則是秦孟四已見端的所在村老既認捉出此即鈞諭所謂地脚者却有可望捕獲之期自今我軍如唐督捕之說與廣軍同在南團四路匝住不容透漏以待村老捉其渠魁是機鋒

相湊漸有著落此又一時也即巳飛報山前既是唐督捕有明報秦賊有實跡一面乘機進取矣一義丁昨者抽回為在昭賀境生事且前無秦賊可攻故隨時施宜如此今既同大軍深入静江見亟住南團賊路則此時亦無緣可以抽回矣巳飛報山前盡從便宜調用如仍前生事作過則照元行放散仍十分丁寧頭目極意鈐束以自贖矣

一昨以秦賊無踪跡檄桂路分赴司稟議面授方

畧令高成暫總本軍不曾明其有過令覺鈞意亦使其果知恭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為功其肯先聞於我乎回軍境上以示持重厚募土人以圖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丁原與桂路分所部軍參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借使桂路分受欺於其黨杜督捕亦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頗疑其說故只行下道州密切契勘或謂

廣西以我兵既入彼界連日攻打頗獲賊徒又無軍前申説廣將陳明見賊不捕遂謂此説不欲本司兵在彼特借義丁騷擾之名併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欲養寇於我則欲害成或出於此今義丁既已放散固西人之所欲但恐自此脫有緩急再調又難惟髙明審之

一鹽田尚近見軍前所申欲乘破竹之勢談何容易同官唐書記説鹽田雖號曰峒而實非峒其間

多是富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舉者只擒秦小九一人政不須如此鄭重今台諭土豪三說已得要領矣

一永明之冦自廣閫易招安之說爲會兵之舉其名甚正且疊承諄諭不容不發兵應之桂去賊近兵又先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得以逃散今廣兵遇賊不捕本司軍連日攻打終未得其要領使司檄回境上又抽回桂路分放散義丁而柯倅

自徑回舂陵豈逆料此賊爲終不可得故示以班師之漸耶重兵屯駐不容越境而問可否之機須要早決若果不可以日月圖當早議撤戍只慮撤戍之後賊復猖獗則本司有諸處戍寨之例斟酌留兵亦可行也使司去山前稍近事體必所深悉幸細籌之萬里不克親染乞恕

二十九日答二十六日所批畫於後

一承報軍前所申事與前日規模又異大率兵難

豫度只得隨機應變使十八村村老果能任責束縛渠賊以來則撤戍可期豈非深望度此兩日必有捷報尚快聞之亦須密諭山前所認捉出秦賊者是真秦寇乃可

一餘說不殊前稟髙明區畫已得其當矣萬里别已專布

賓州上許制臺　明　戚萬年

昨職所請鵰勦之說非敢孟浪蓋今日之賊理不

能諭刑不能加大勦既不能而縱之又不可且轉眼秋冬因糧於野正其得志之日地方岌岌乎殆矣即今年二月間突犯柳州城池幸而覺察更聞羅城縣亦被攻圍跳梁若此及今不可不為撲滅然如大村五山馬鑼疊址涼傘野鴨感岸石碑中埠等數十村落皆為賊藪合兩江有名之賊不下數萬乃大村五山賊勢最大係左江所轄聽其自為區處若石碑中埠等村則在遷江境内孔道必

由去賓州三十里而近察其情形惟闕大村為牆壁然根基尚淺相去亦遥一時救援不及蓋賊近則不可不除而攻瑕則自易為力此今日所當亟圖者也釋此不圖勢必糾結愈多滅此一二餘必望風解散遲速之間難易天壤職故敢為力請倘蒙俯允伏望密示若二千之兵未能卒辦查得梧州無事乞台臺俯念邊陲情切倒懸暫撥兵數百名以資防禦職亦請撫臺撥數百名湊用備一

時緩急如併無之則空拳而搏職所不能惟有束手待斃地方亦立見潰敗決裂造次具呈上請諸事皆係目前急務仰乞台臺裁斷地方幸甚

賓州上林撫臺　　盛萬年

近奉台劄軫念右江時事艱難深荷至仁曲體更憶面諭地方有事須報西陲安壤計尤切切也在柳州旬日各官惟云近來稍戢及至来賓遷江賓州則士民具訴紛紛痛言盜賊縱横流毒至極有

數百為羣有千餘為羣有三千餘為羣者白晝出刦殆無虗日人情惶惶職亦且駭且懼謂何大異前聞細問之則云來遷之鄉村刦掠已盡今有一村而被刦兩三次者矣賓州之鄉村則三分刦其二今併一分而不盡不止矣且多買駿馬昔以十兩一匹者今出二十兩招納亡命教以製火器造衣甲出則張旗幟鳴金鼓大非昔時盜賊行徑意在刦盡村落窮民必入其黨人馬衆多因而攻城

掠地又聞其密布私人於東西兩廣各衙俱有月報其以機密事報者尤重酧謝人皆樂為之用且賊亦明言欲攻城郭明言官兵有幾明言從來說勦何曾能勦若此肆志無忌而我民亦哭訴於官云及今不救不得不從盜矣加以旱魃為災秋成無望目今米價騰貴民窮盜起大亂將作欲為預備之謀莫先兵食之計今三府州縣未暇論也即以賓州言現在營兵戍卒總不過五百名如柳州

軍兵千餘而猶不免窺闗之冦則五百尚不及為城守況欲調遣禦冦乎且據賓遷士民之訴賊徒數萬勢可立聚而我以五百疲卒當之戰耶守耶必無幸矣職以為須增兵數千方可防備但粵西處餉非易今且增二千名專付一將統領給以衣甲器械時時操練習於攻擊壯其膽勇以備緩急則隨機應變可靜可動先聲所至賊亦稍弭未可知也其餉亦須加厚方有精兵應募近聞壯夫皆

從盜矣計二千之兵歲得餉銀一萬五千金以一萬五千金而壯干城之氣銷已萌之亂全百萬生靈之命猶為事半功倍及今不為待賊亂形已成倉皇搶攘戰守俱困至有挫折民命已殘國威已損然後奏聞徵兵請餉何益職今不敢隱忍而以直陳誠恐他日潰敗決裂至蒙斧鉞之誅治職欺罔之罪而終無益於事則悔亦晚矣萬不得已冒昧陳乞伏惟憲臺俯賜鑒察允批二司議處兵餉

急為整飭庶地方得免塗毒職亦稍逭曠瘝

近來盜賊情形紛紛申訴非關係重大者不敢輒

瀆台聽惟遷江縣連日告急事干城池民命安危

在呼吸間勢不得不以轉聞若黃梓一節在六月

初間曾有二三所官密與職言第恐無接應故欲

待請兵至日方次第具陳以備採擇今請兵尚在

築舍而賊已犯遷江縣官此稟亦見事機危逼非

官兵殺賊則必賊陷城池勢不兩立當此人心共

憤有誓不俱生之意故述黄梓請纓討賊之辭料其不敢以身嘗試且石碑中𡊮有賊無良更居卧榻之側狂鋒十倍昔時必不可待其先發而受制也倘蒙命將集兵假以便宜如黄梓輩悉聽驅使則駕輕就熟二村既平餘則乘勝撫散誠為功倍事半聞此賊近與大村馬疊結為婚姻勢成犄㨂各峝漸漸連合此後亦難圖矣伏望早賜裁酌

七月初三日有邑敵村賊當官擁衆立殺失主夫

對追捕而操戈相向此賊之常今事隔三日官以撫諭臨其境乃羣起殺人此地為賊淵藪何可緩於天誅然其賊徒衆多必不能擒一二渠魁了事也訪得此賊無別長技惟跨壯馬挾一鎗三鏢連轡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各崗亦未甚聯合倘偵彼出刦暗為張奇設伏而攻以火器自可得志惟無一兵應手故未敢請方畧兹具文上懇伏乞台臺留神主張前日通詳請兵奉制臺劉諭謂東粵可

以自專西方須仗台臺定謀然後會同計議今事在燃眉惟望毅然獨斷以救西南半壁此實鄉紳士庶喁喁引領非職敢為煩聒也賓州米價驟至一兩若更不雨秋成絶望賊訌於外民潰於内將奈之何仰知遠屋台念敢以併聞

檄

調發土兵　　明　王守仁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

財抑且頓兵挫鋭必需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

餽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

期而官府亦獲精鋭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

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即就練選勇敢精鋭目兵

三十名躬親統領照依尅定前赴廣西省城聽調

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即與具奏准襲該

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為始至下年八月初一

日止却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目兵

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疲勞苦亦決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悞違犯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目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據所呈為照本院軍令既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鵰勦缺兵固亦一時權宜況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

請暫准取調為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鎮守太監
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目兵前赴
省城聽各官調遣勦賊待三兩月間事畢隨即撤
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
久留失信其所呈鵰勦事宜悉聽會同三司掌印
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
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
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詳文

申詳勦寇安民飛報克捷文　　明　金九陛

為勦寇安民飛報克捷仰藉上聞以紓南顧殷憂事竊照强賊流刦往來於北流信宜交界地方扶來坡得羅卜那留等處屢屢受害肆行突掠東省官兵薄創獲級復返故巢先據北流縣申報已委劉知州與張知縣督兵追擒及奉憲檄行令會勦復發領本標官兵更督各屬嚴飭及各汛官兵併

力夾攻偵探渠賊營據鳳凰山巢四懐聨絡榕山逼處各巢小醜交通聲響該州縣及道標中軍帶領官鄉兵壯直趨鳳凰山口先後擒獲賊黨滿朝哥等一百九十三名賊婦三十八名牛馬九十匹獲各賊已行正法其餘殺傷無算第賊巢已破賊膽已喪本應窮追盤勦俾無噍類奈鳳凰巢穴深居萬山界連各屬山多兵少難更搜捕更附近居民逃入各山避兵者不可數計恐有玉石俱焚之

患除嚴令鄉兵各就近境設法堵截容另具申計其有功員役應行捐賞以此一番堵勦斬獲功多賊黨亦已大創地方亦已漸安除一面嚴飭各汛相機防禦掃蕩餘氛外具繇呈詳仰憑馳奏聖明無煩東南之醜而戎行益奮深入之功矣